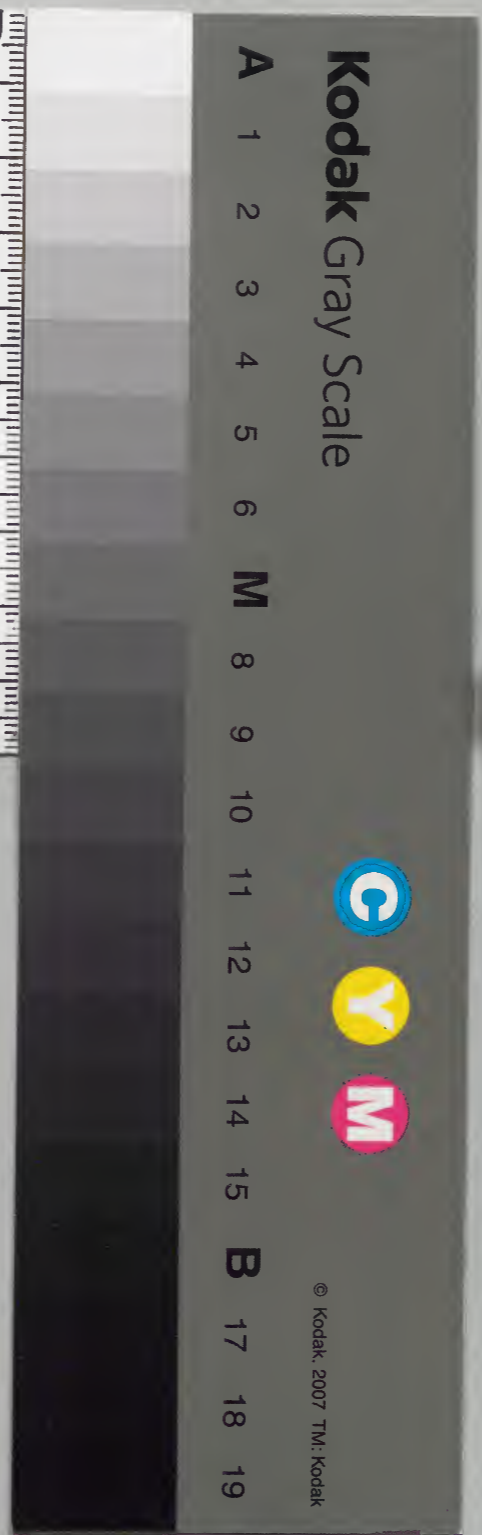


政 官 文 庫			
		一	漢
		二	書
二		五	
		二	
十	架	函	號
		門	

內 閣 文 庫			
三		一	漢
五		二	書
函		五	
一		二	
架	冊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1252	
冊 數	12	(2)
函 號	275		3



左傳經世鈔卷之三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楚武王荆尸

莊公四年

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于

焉杜尸陳也荆亦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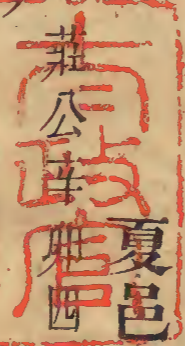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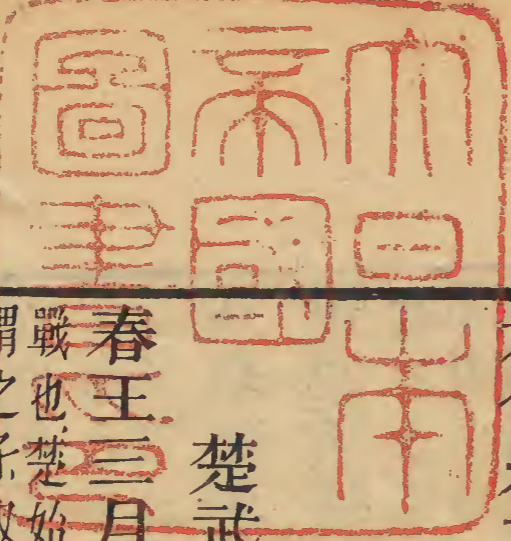
戰也楚始于此參用戟為陳謂之子取名于鉤子也上有刺刃按方言曰戟以伐隨將

齊入告大夫鄧曼曰余心蕩杜將授兵于廟鄧曼歎曰

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見微先君其知之矣故臨

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杜楚為小國僻陋在齊至

此武王始起其眾潛號稱



左傳經世鈔 莊公四年 荆尸

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林按楚世家楚僭王號雖始于熊繹其後畏厲王暴虐又去其王號至魯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隨為楚往周請尊楚號不聽桓公八年楚熊通乃自立為武王至是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則鄧曼之言蓋指楚武僭以為盈而知今日心蕩殆將危也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杜不死國之福也見大之言○鍾惺云此社稷為重君為輕己先王遂行卒于櫛莫昆木之下杜櫛木令尹鬬祈莫敖屈重令尹莫敖皆楚官名鬬祈屈重皆人姓名除道梁澆杜側嫁反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杜時祕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林營軍築軍壘也示持久計○忽然從天而下故隨人不及戰懼而行成凡欲操必勝之勢必出奇以溜敵如吳爭盟晨壓晉軍之類○秦始皇東遊明文皇北遊此其墓本也莫

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內不足者外故為有

餘想見整暇之妙用心細密處

濟漢而後發喪

彭家屏曰鄧曼巾幗中人料事審幾每多微中其才智誠有過人者也然不能柅王之行使不獲考終於正寢豈其力固有所不能及歟若令尹莫敖當伐國之際王薨於軍而能以智盟隨侯全師而返其倉卒濟變之才有足多者○楚武黷兵道家謂佳兵者不祥之器故雖不死於敵而卒死於行禍自己作妖由人興死期將至而志氣先動可為後世殷鑒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

紀國今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紀城是莊不能降屈

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

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謝文洊曰公羊子謂齊實滅紀而春秋賢襄公復九世之讎遂爲之諱故不書滅鍾氏曰襄公所難者在此念耳愚以爲仁至義盡之念雖賢者猶難之襄公禽獸豈能有此雖天理長存人性不滅惡極之人未嘗無一念之仁然亦仁發仁止耳求其真切堅忍見之事業則斷斷不能也吾以爲既書紀侯去國則滅

國者之罪不書自著此變例也公羊子求其說而不得見其上世適有紀齊相構之事遂推其故而云然耳然則九世之讎可釋乎曰不可公羊子以爲雖百世不可釋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一體其說最是然柯之盟魯及齊平而胡氏引敵怨敵惠不在後嗣之說以爲魯莊於齊襄當復於齊桓當釋則又何也愚以爲胡氏之言勢也非天理之至也魯莊之父見殺於齊襄襄公雖死而魯莊之讎未復雖敵子敵孫皆吾讎之子讎之孫也吾又何暇問其祖父有

罪而子孫無罪乎父子祖孫一體祖父有罪子孫身償亦其分也乃若復讎者身未及復則賁恨以沒子念父賁恨以沒則不忍不爲父雪恨或又不能則又賁恨以沒孫念祖賁恨以沒子念父賁恨以沒則必不忍不爲祖父雪恨者情也仁孝也所懼者世漸遠仁孝漸衰耳若父讎未復敵人已死而以爲當釋則先君之怨何時而洒乎敵怨不在後嗣之說小怨耳非爲殺父之怨言也胡子特見齊桓合諸侯安中國攘夸尊周伯業將成其國日盛恐魯莊修怨怒鄰反

爲宗社危遂以釋怨爲是故曰此成敗之勢非天理之至也天理之至不以敵之強大而懼不以己之弱小而忘故復讎者見敵可乘則乘之敵未可乘則內以安民修政進賢用能外以卑躬戢翼奉職和鄰專心一志以伺敵人之便夫勢亦何常之有齊桓諸侯也魯莊亦諸侯也齊桓可以振拔有爲魯莊獨不可振拔有爲乎不責魯莊之不能強爲善而取其見機釋怨謂有當於天理豈其然耶

宋之盛曰讎之當報與否不專在年遠代易而以所讎之淺深爲斷若人滅我國土絕我宗祀我奕葉神人其痛之雖百世在所必報如宋之於金是也若止及一人之身國祀無恙則不其戴天之憤亦及其身而止如律殺人者身故不責子償是也然不推刃足矣全然釋怨而與之盟好則斷無是理但魯莊交好於齊當襄公身已然何論易世柯之盟又不足責矣魏禧曰以九世之仇亦當復此烈士之義孝子之志也愚以爲仇在九世之前則年遠事殊彼此子孫更代已甚似在可釋之義若魯莊公則不然魯桓親爲

莊父見殺於人桓公弑逆此雖其應然於齊襄則毫
未有曲也齊襄淫其母殺其父而齊桓親為襄弟父
讎未復坐視其弟繼世享國而顧可以釋怨脩好乎
至於紀侯大去此又去國一變變而不失其正聖人
之所與也何以言之牽羊肉袒為辱已甚破國殺民
覆宗絕祀為禍太酷紀侯上不能抗強敵之威下不
忍為苟且之計於是委國紀季使之屈節於齊得全
先人之祀而其身超然遠去不蒙僕妾之羞春秋亡
國之權未有善於紀侯者故聖人大之夫亡國而大

之者大其敗不辱國而亡不絕宗也州公實如曹度
其國危遂不復事亦為近而聖人不以大去子之者
其所謂危非有強敵偏脅之禍亦無善後之策則但
委而去之而已故曰變而不失其正者紀侯是也○
穀梁子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言民從者四年而
後畢禧按春秋不書齊滅紀而曰紀侯大去其國者
若紀侯之自去不與齊之滅紀也與梁亡書法同而
異。

賴韋曰太王之去去而國存紀侯之去去而國亡然

則紀侯身死社稷而使季下齊可也不然身為昏亂以至滅亡及臨事委而去之者皆得藉口矣

彭家屏曰曲禮父之仇弗與其戴天檀弓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弗與其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初未嘗言九世及百世之下皆不可釋也祭法自顯考以上二世為祧再遠則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曰鬼言親盡也報祖之義親盡則殺何獨于讎乃九世必報且至百世不釋乎世遠而不釋則輾轉相讎何有限極豈所以立

教哉唐元和中富平人梁悅報父讎殺人昌黎韓氏議曰律無復讎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於是杖悅流循州今

國法子孫報祖父之讎惟事在即時得以勿論若過後及已議遇

赦而子孫仍報者皆不得概從援免是一世之讎輕重

之間尙有權衡何有于九世更何有于百世乎若所謂齊襄九世之讎猶有可言者紀侯譖齊哀公于周而王烹之烹齊哀者王也非紀侯也是紀侯之罪只在譖也以一譖之故讎及九世不已甚哉無論齊襄滅紀本無復讎之心即果有之亦無足取而謂聖人顧賢之乎固知公羊子之說不可以訓後矣

鄧侯不殺楚子

楚文王伐申

今南陽府附郭南陽縣是

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

杜祁諡也

姊妹之子曰甥

止而享之騶甥聃甥養甥

杜皆鄧甥仕于舅氏者

請殺楚

子亦是一見如巢人殺吳王曰是君也死疆其少安是也

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

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

臍杜若齧腹齊喻不可及

其及

圖之乎圖之此其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

林言自害其甥

必爲人所賤故不食吾餘食

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

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

再伐鄧當

日不知何滅之以爲名

左傳經世鈔

莊

不殺楚子

卷之三

穆文熙曰楚之滅鄧誠為不仁然于止享之時而襲殺大國之君若楚復立王而責鄧以襲殺之罪其滅不尤速哉且人之相與談笑戈戟酒杯鳩毒往往有之亦何必以楚鄧為口實乎故人在自處何如不必忌人也

魏禧曰東坡管仲論言楚子不殺晉文鄧侯不殺楚文皆有人君之度信然余嘗謂東坡此篇真千古知命明道達而不迂之言也

衛惠公殺二公子

夏衛侯惠公入放公子黔牟于周周洛邑也今河南府放甯跪于秦

秦國今西安府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急去內難而後即位亦處變之法如晉衛殺慶鄭而後入則與袁紹之君子以二公子

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凌稚隆曰按二公子討朔而立黔牟義之正也不幸而無成乃遂以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

不度譏之豈春秋善救衛意哉蓋左氏以成敗論人類如此未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謂本

勝其枝則弗強立也舊註俱未明詩云本枝百世杜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茂蕃滋百世

三傳經世少莊 殺二公子 卷之三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至期
年
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
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
夫人
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焚
遂田于貝丘

弑齊襄公

齊侯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林二人戍葵丘今河南考城縣瓜

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林以瓜熟之時使往期戍公問不

至杜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奪仲

年林僖公之同母弟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

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凡亂臣作亂必奉先君之裔以為名連

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作亂必內外相比至女

夫人林宣無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焚焚遂田于貝丘

左傳經世少莊 弑襄公一 卷之三

此一段敘
事字字警
策如目見

杜姑勞貝丘皆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林彭生蓋

襄公所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

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杜誅責也林徒弗得鞭

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林言

嘗以禦汝為事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林詐請先伏公而

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杜齊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

于牀杜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凌曰非君也不類見

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鞭背而鬪死可謂忠

雖有忠智之臣不能免死初襄公立無常無常未有不

以劫過寬者敗而其惠足以延無常則亂未有不速者

鮑叔牙杜小曰君使民慢使字包含無限○魏禮曰上

無所措手足均之得禍則相率而怠棄惟有一慢而已

也然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杜僖公出奔莒今青州

作管夷吾召忽杜二人奉公子糾杜小白來奔莒雖小

而近魯雖大而遠近齊則事機皆得知之此小白所以

先入也○按衛文公為衛之多患而先適齊古今有為

之君每有此見亦父子不同舟之義晉元宋高不沒于

難終得興復者正賴有此凡人處亂世不可無此識力

○彭士望曰亂將作而鮑叔奉小白奔莒莒則於

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自是高夷吾一等○邱維屏曰

齊必早有以經營者故可先入也

三專經世少莊 弑襄公二 卷之二

魏儂曰所以致亂處皆可鑒○徒人費諸人見危授命可謂忠矣而春秋不予汪克寬以為此皆屢幸之臣平日從君於昏而任其禍故未可以死節許之然詐賊伏君居牀代死倉卒濟變皆可為法

邱維屏曰左氏歷敘徒人費諸人之死遂接出鮑叔牙管夷吾召忽見齊多奇才襄公但能得其小而失其大故得者能為之死而襄公不能自救於死是左氏大手眼處

孔之達曰襄公不能委任管鮑諸賢而狎暱羣小雖

徒人費諸人之死無救於其弑然則小人雖忠專委任之則反以召禍而無濟於國況未必忠者乎蓋君子而忠則有深識遠見所以為君國計者防患於未萌定變於將發使君享泰山之安而無一時不及救之患棄君子而用羣小彼雖忠愛不過順君之欲感恩思報禍機所伏明有所不及察謀有所不能施事至則委其身殉之已矣嗚呼人君亦何樂乎臣之徒以身殉吾死也

孔鼎曰子讀魏禧父子同舟之說而重有感於崇

禎甲申之事。當闖賊犯北京急。督師李建泰奏乞駕南遷。願保太子先行。於是平臺召對。出建泰奏疏示羣臣。言國君死社稷。朕將安往。其勸太子先行一議。斟酌詳奏。宰相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亟言太子監國金陵。最是根本之計。給事光時亨大聲沮曰。諸臣奉太子往南。意欲何爲。將效唐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再語。夫時亨無識小人。城破卽降賊。不足深責。獨惜景文諸君子。其時能開陳利害以死力爭。則時亨授靈武之說。何足撓國家之大計哉。靈武口實。

壞於宋儒拘牽義理。袖手聽國禍敗。不講救時急著也。語曰。安危視所任。成敗以謀易於反掌。易屯象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建侯則動乎險中。大亨貞矣。記曰。敬大臣則不眩。亦見愍帝無重臣親臣。故小臣得而撓之。

桓公入齊鮑叔薦用管仲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杜齊大夫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

齊大夫盟于薛杜魯地齊無君也彭士望云此時當納糾

何哉坐令桓公先入耳○禧按舊云大夫盟而有異志

故伐齊則其盟蕪時少一段作略可知如陳乞立陽生

須有不得不從處觀宛濮一盟衛獻即入郟一盟晉文

即入此皆隨盟隨入若稍遲延便生變計魯莊不知出

此故為齊人所賣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凌雅隆云

之詞入者難詞桓公書齊小白言當有齊秋師及齊師

也於子糾止書名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戰于乾杜齊地時杜齊地我師敗績公喪

戎路傳直專切乘而歸杜戎路兵車秦子梁子杜二子公

御及戎右

也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

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

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

子糾于生竇戰矣安得至此魯真無人哉召忽死之

管仲請囚仲知鮑叔必欲薦已及堂阜齊地而

稅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綏也言管仲治才

多干使相可也公從之人作相只如此輕易舉行是君

是臣想見當年鍾惺云大膽識開漢高蕭何一派眼孔

魏禧曰管仲召忽之事余嘗疑焉作詠史詩附錄以

質詩曰奔魯或奔莒分已定君臣猶天不可逃庶兄

何足論虞人死皮冠嬖僮死敗軍自經莫之知語疑

非聖人按程子謂小白糾之庶

彭家屏曰晏子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為社稷亡則

亡子糾既未為君無社稷之寄又非世子無次立之

義管仲受命齊主以為糾傅初未嘗委質以為其臣

而有君臣之分也君臣之分未定若遽為死則晰義

不精又苟息之弗若矣此聖人所以不責仲以死也

唐王魏傅太子建成太宗殺建成而王魏不死且事

太宗後儒譏其事。讎幾至聚訟。尹氏起莘辯之最爲精當。謂王魏奉高祖之命輔太子。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食高祖之祿。非食太子之祿也。萬一高祖遷王魏爲秦府官。屬其可違命而盡節太子乎。萬一太子得罪高祖而被誅。其可讎視高祖乎。是王魏之於建成。義可不死。義可不死。卽可以臣太宗矣。況子糾乃齊之諸公子。非建成已立爲儲君者。比而顧以死事責仲乎。大抵爲諸王之傅及爲之官屬者。與人臣事君不同。卽以漢初論之。中公事楚王戊。而戊以

叛死。亦可責申公不死節乎。故乘事吳王濞。而濞以反誅乘。轉臣漢。亦可責枚乘爲事讎乎。如此類者。不一而足。相比互觀。其義至明。魏氏顧疑聖人之言。抑獨何哉。程子謂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以管仲相桓公爲從義。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毛氏奇齡駁之。謂子糾爲兄。桓公爲弟。引據極其確核。然糾無論爲弟。爲兄。管仲特爲之傅。非爲之臣。所謂傅者。傅之德義。有師道焉。原無必死之義也。仲惟可以不死。故夫子許其功。若應死而不死。則大節已虧。大本已蹶。雖

有相桓之功。聖人烏得而許之。是如其仁。如其仁之言。幾爲口過矣。春秋於召忽之死。不書。不與其死也。召忽之死。不足與。則管仲之不死。不必非矣。論管仲者。必深求聖人之意。未可爲孟浪之說也。

曹劌論兵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古衛反。杜魯人。請見其鄉人曰。肉食

者謀之。杜肉食謂在位。有祿食肉者。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

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一問便。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

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

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

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此方是及。對曰。忠之屬也。可以

一戰。王納諫云。決獄以情。何與。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杜

乘兵。戰于長勺。杜魯地。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

日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林大崩日敗績公馳軍以追齊之奔劇日未可。下視其轍杜視車跡也。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魏禧曰：由前言之，可以知用兵之本；由後言之，可以知用兵之謀。

魯敗宋師于乘邱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魯地公子偃杜魯大夫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杜雩門魯南城門臯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杜魯地○今山東曹縣齊師乃還。魏禧曰：數語耳，而攻瑕先發驚敵之法皆備。

臧公知宋之興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

林言粢盛蓋以宗廟

祭祀為重

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

憂拜命之辱，臧文仲

杜魯大夫

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

也。悖

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只此四語說盡古今興亡成敗之故且

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

公子御說之辭也。

杜宋莊公子

臧孫達

即文仲曰：是宜為君，有

恤民之心。

林蓋明年御說立為宋君之後，文仲方聞其辭

魏禧曰：興國在罪已，為君在恤民。千古本計，人君當

坐置一通

公于臨... 坐置一通... 公于臨... 坐置一通... 公于臨... 坐置一通...

宋萬弑閔公

乘邱之役杜在公以金僕姑杜矢射南宮長萬杜宋公

右歇市專孫生搏之杜歇孫人名搏取也宋人請之宋公斫之杜戲

而相媿日斫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杜萬

不以爲戲而以爲已病十二年秋宋萬卽南宮弑閔公于蒙澤宋地

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林宋萬多力故遇大宰督于東

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杜宋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

毫杜蕭毫皆宋邑南宮牛猛獲帥師圍毫杜牛長萬之子猛獲其黨冬十月

蕭叔大心杜叔蕭大夫及戴武宣穆莊之族杜宋五公

左氏經世錄卷之三

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林以曹師伐南宮牛圍亳

之師乘勝入宋而殺子游立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

輦其母。一日而至。杜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

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右祁子。杜衛大夫曰：不可。天下之

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

與惡而棄好。非謀也。正論於事勢利害。仍畫然後世。誘降保叛。多以致寇且亡國者。衛

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制強

力者莫過酒色。用其一足以斃之。况用其兩乎。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

見。宋人皆醢之。杜醢肉醬。并醢猛獲。

魏禧曰：宋閔公戲南宮長萬。陳靈侯戲夏徵舒。皆以

見殺而晉孝武戲一婦人。卒致蒙被之禍。戲言召禍

不可不戒。險惡之人不可與戲言。懷慙則成恨也。

故宋閔以靳南宮長萬被弑。凶悍之人不可加輕刑。

致怨。則思報也。故子般以鞭圍人。舉見賊。事見莊公三十二年

鄭厲公殺原繁... 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厲公應內蛇死外蛇勝公聞之問於申繻夫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而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覺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六字可謂明透簡盡故有妖凌稚隆云蛇北方水物入燄火未盛而進退之時蓋厲公據櫟而有復國之勢人皆畏忌實由子儀不自強正使厲公有此氣燄故云

鄭厲公殺原繁

鄭厲公自櫟今河南禹州侵鄭及大陵杜鄭地獲傅瑕杜鄭

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

傅瑕殺鄭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

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林傅瑕殺鄭子納厲公應內蛇死外

蛇勝公聞之問於申繻夫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

忌其氣燄而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覺焉妖不自作人

棄常則妖興六字可謂明透簡盡故有妖凌稚隆云蛇北方水物

人燄火未盛而進退之時蓋厲公據櫟而有復國之勢人皆畏忌實由子儀不自強正使厲公有此氣燄故云



妖由人興子儀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夫其常度故云人
棄常○禱按林云子儀畏忌之氣燄未是子儀安得有
氣燄所謂狂作小人厲公入遂殺傅瑕孔尚典曰厲公一入即殺傅瑕
耶蓋懲於祭仲之專也祭仲逐昭
立厲幾不免雍糾之難傅瑕又欲效其轍使謂原繁鄭
愚矣從古擅廢立據大權罕有得其終者

夫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

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

父無裏言杜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杜不親附已寡人憾焉對

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石林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為宗

廟守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

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

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

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

乃縊而死正論妙語厲公聽之繁可以無死矣而卒死

者昏暴之君不可以情理奪也故惠公殺里

克而懷公殺狐突晉文赦寺人披而楚莊生解揚雖然

均一死耳繁之縊不愈於瑕之殺乎故曰不知命無以

子為君子

孔之達曰鄭厲公復國入鄭遂殺傅瑕二年始治與

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闕剛強鉏蓋是時祭仲已死傅

瑕又誅宜若可一舉而空其黨者不知急治之則將

鳥獸散而不可得誅惟討瑕之後安靜無事若毫不

為餘黨計者。俟其黨歸而治之。則可以無漏網矣。傳謂鉏不能衛其足。蓋必奔而復還者。按莊十六年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闕。則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日不可。使其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日。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楚子入蔡

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媯亦娶焉。息媯于衛反將歸。媯陳姓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杜不禮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如此謫詐之謀。已開戰國一派。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杜楚地以蔡侯獻舞歸。獻舞蔡侯名十四年。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杜繩譽也。稱息媯之美。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杜偽設享食之具息為歸。生堵敖。杜楚人謂未成君為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

蔡侯滅息遂伐蔡林伐蔡以說息媯秋七月楚人蔡君子曰商

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向邇其猶可

樸普卜反滅者其如蔡哀侯乎杜尚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

魏禧曰蔡息婉轉相害小人險詐本色如是卒皆以

自害誰謂害人者有益哉然以二國論則首禍在息

矣止而弗賓固為有過何為遽譖人以伐國乎且蔡

以救息之故而國破身鹵尤人情天道所不順故息

獨膺滅亡之禍○息媯辱身猶能報仇亦女中之傑

即其不言想見堅忍之志惜欠一死耳

王命曲沃伯為晉侯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杜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

為晉侯小國故一軍

魏禧曰後世咸以不討晉罪而命為侯是天子亂法

之首夫周不命晉晉將不為侯乎後世權宜之計多

如此蓋周不能強於政治以御諸侯而反求財質成

假靈於諸侯本之不立乃欲強其枝也得乎故周之

衰在論其本而不責其末與流弊也○唐部將殺

節度即命為節度姑息養亂正如此然當時天子之

令不行於藩鎮若不姑與之則明叛王朝矣但不當一味苟且不思善後之計周之勢又自不同力不能計聽其自侯而不命猶之可也

魏祥曰曲沃之侯必由請而後命則王命重矣王命猶重則命之者失矣寧可使晉自侯猶我愛其禮之意

鬻拳兵諫

巴人伐楚楚子禦之杜楚地大敗于津杜楚地還鬻育拳弗納遂

伐黃今汝寧府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杜鬻拳楚大閹黃嬴姓國林弗納楚子激其志使別立功楚子感

其忠遂士略敗黃師于踏杜黃陵還及湫子小反杜南

有湫杜黃國有疾夏六月庚申卒林楚文王卒鬻拳葬諸夕室杜地

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杜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初鬻拳強諫

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

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閹林楚子以鬻拳為賢但既自刎

不可復用故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杜使其子孫君子

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

善。

林言所為非人臣之法，但其心忠愛宛轉自遂。楚文王能盡其忠愛，所以與也。

范祖禹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脅也。傷教害義，不可得而強通者也。

魏禧曰：鬻拳兵諫，左氏以為愛君。後之君子多非之。余謂兵諫固非臣道，若概以兵諫便為不臣，則伊霍放廢湯武，征誅又何如耶？事有大小，勢有緩急，不可一例論也。拳弗納楚子，使之伐黃，自是大謬。敗津非失道之事，不必用此強法。且楚子貪息媯之色而滅

息，又破譽息媯者之國而鹵之，滅絕天理，莫甚於是。而息媯數年不言，豈常婦人哉？抱仇讎而與寢處，孰危於是？此之不諫而強諫於敗津之役，由是推之，則向之所謂兵諫者，未必其有當於義也。或謂春秋戰國人但顧利害，不論是非，拳以敗津挫威，故激其伐黃以張國勢，息蔡逆理之事，非所計也。曰：勝敗兵家常事，今君敗於外，臣拒於內，四郊生變，鄰國乘釁，楚之安危未可知矣。設使伐黃更敗，則拳又將何以處之？故非兵諫之必非，而當論其所以兵諫者之未是。

也詳鬻拳論

鄭虢納王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林鄭厲公與惠王子頹為和欲使各復其舊執燕仲父

杜南燕伯為伐周故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

王及鄭伯入于鄆杜鄆王所取鄭邑遂入成周洛邑下都也百姓所居在瀍水

之外今河南府治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

舞林徧舞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杜虢公字曰寡人聞

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

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凌稚隆曰周禮王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不舉不

也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

必及之蓋納王乎。虢公曰林虢叔之父寡人之願也。二十一

年春胥命于弭杜鄭虢相命弭鄭地夏同伐王城洛邑東都也王所居在漣水澗

水之間今河南府治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防不虞

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林鄭厲公為王

設享禮於象魏之西偏亦備六代之樂○纔說他人已即蹈之所謂局外者明局中者暗智士每每如此王

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略界也鄭武公傳平王失其地故惠原伯杜原莊公也周大夫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王今復與之天子蒙塵宗祧失守倖而得復當憂勞恐懼安民奉祖且子頹雖奸親為叔父殺之固當獨無不忍乎故君臣備樂亦謂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杜巡守虢公為

之樂禍

王宮于瑀蒲項反杜虢地王與之酒泉杜周邑鄭伯之享王也王

以后之輦步干反鑑予之杜后王后也輦帶而以鏡為飾也今西方羌戎猶然古之遺服

虢公請器王與之爵杜飲酒器鄭伯由是始惡于王林鄭以王與虢

厚與鄭薄為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冬王歸自虢鄭伯功大於虢而賞鄭叛也鄭伯定王若市賈之權利其不臣易明矣

孔之達曰管仲作內政曰三萬人以行天下以誅無

道以屏周室則當其規模初立已早定一尊周名號

矣故即位六年宋背北杏之盟即請於周伐之當時

一有舉動必借名於周可知乃子頹之亂惠王出奔

鄭伯和王室不克齊君臣豈不聞乎。曾不知討賊納王。致使功出於鄭。虢所謂屏周室安在也。按莊公二十年冬。齊伐戎。二十一年夏。鄭虢同伐王城。納惠王而殺頹。是年齊無事可紀。意一年皆在戎。故不及勤王。耶其後秦穆晉惠伐戎救周。而齊又不至。豈以秦晉近戎二國。伐戎救周。而周之戎難已解。桓公更不必爲勤王之舉耶。

鄭伯其失甚矣。豈特賞薄召怨而已哉。然鄭突受之而不辭。則均過也。

陳敬仲奔齊

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杜皆御寇之黨

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即公子完為卿辭曰羈旅之臣

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謂齊宥其罪而加以寬政也舊註非赦其不聞於教

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林謂去其負擔奔走之勞而得息肩於此君之惠

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諉林言速君官府之諉諱蓋當官不能共識

則諂諛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

畏我友朋杜逸詩也翹翹遠貌彭士望云如此佳詩

半詩三百獨全何也多係漢儒纂補故國使為工正杜

風為不理之言即左引諸詩是一確據

左傳經世少莊敬仲奔一卷之三

百工飲桓公酒杜齊桓賢之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

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

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杜陳大夫卜妻敬仲其

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杜陳姓之後

將育于姜杜齊姓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

京杜大也林此皆所占之辭陳厲公蔡出也杜姊妹之子日出故蔡人殺五

父杜陳佗也事在桓六年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

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二二三杜坤下之否三三三杜坤

乾上否觀六四杜此周易觀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杜此周

附會後事

却燦然可

觀左氏此

等最多而

此篇文字

最落錄

之以見一

班

六四爻辭易之為書六爻皆有變此其代陳有國乎林

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林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

土上山也林言其光尚遠而自他處遠地有光明者也坤為土此觀下卦巽為風此觀上卦乾為天

此觀六四變為乾卦巽變為乾乾上坤下故曰于土上

此否卦正卦三四五爻為艮變卦二三四爻亦為艮故

此互體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林艮

巽為木故曰有山之材此以互體言之巽變為乾故曰

照之以天光此以變卦言山之材天之光皆居坤之上

故曰居土上此以正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杜四

卦變卦互體詳見之庭實旅伯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杜四

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

故曰利用賓于王

杜良為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

備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

杜因觀文以傳占故曰猶有觀非在己之言故知在

孫子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

林行而著於土則不在本國明矣故

異國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

杜姜姓之先為堯四岳

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林山嶽之大則與雲降雨

有配天之功此亦以及陳之初亡也

杜昭八年楚滅陳

始大於齊

杜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字

其後亡也

杜哀十七年楚復滅陳

成子

得政

杜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

魏禧曰羈旅驟躋高位貴舊灰目必不相善故雖以

僑如之佞不免於數奔也此敬仲所為善安其身於

齊臣亡臣託身大國如孤鳥依人多與輒以苟容然

久之而君輕以厭矣此敬仲所為善重其身於齊君

君子處身涉世道當如是論者不必以後事便看出

許多陰謀大用也○左氏卜筮於後事有纖悉奇中

處後人謂之附會誠為可疑然近世命相卜數亦有

纖悉奇中者則左氏所載未可盡以傅會抹煞也

彭家屏曰古之治天下者重占卜洪範稽疑必取決

于龜從筮從周禮六龜九筮蓋設專官掌之故易曰

成天下之亶亶莫善乎著龜所以藏往知來開物成
務察天人之際識趨避之理戒謹恐懼以求當其情
此先王之深心致治之要道也後世輕之不列於朝
廷龜卜法既不傳著占亦具而不用甚至變占法為
火珠林小數為市井小人攫利之資而先王以著龜
輔治之意蕩然不可復見矣春秋之時去古未遠故
左氏敘卦占每多奇中猶有先王之流風也夫亦何
可概指為傳會而疑其有不然歟

士蔦謀殺羣公子

晉桓莊之族偪杜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迫公室○

此事恐後有效尤者獻公患之士蔦曰去富子富者易

耳即此便是天理故去之然富為人所忌富者少而則羣公子可謀也已

貧者多以多去少又易為力也彭云曲沃弑晉君三世至此毒發晉公曰爾試其事士

蔦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杜以罪狀誣之周族惡

間之用其所親為譖則似信離其二十四年晉士蔦又

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杜游氏二子亦桓莊之

狠手毒心允為元惡○二游必不富士蔦告晉侯曰可

而有強力者去富子二游之力必多士蔦謀一

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二十五年晉士蔿使羣公子盡

殺游氏之族

著著是使羣公子哀哉

乃城聚而處之

林聚晉邑城聚而處羣公

子外示優寵○城聚時必以功賞不知有多少親愛恩典在

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

子快哉直如殺猪屠狗耳○士蔿之策所謂賊刀古人殺盜平亂亦有如是者

二十六年春

晉士蔿為大司空

一將功成萬骨枯司空何以為心哉

夏士蔿城絳以淡

其宮

又害民

魏禧曰羣公子殺富子游氏卒自殲於聚可謂天道

獻公殘毒禍幾亡國滅宗報稍輕矣若士蔿老賊逢

君造此大惡宜身死嗣絕不足償罪而子孫賢明富

貴百年不衰何以為天道解也人猶有憾余每於此

歎息○士蔿姚廣孝皆無故造大難世有無間地獄

當萬劫不出

孔尚典曰人於至親稍有疑釁則讒即從而中之今

有無故死我害其至戚者此其人必將圖我者也不

嚴拒而痛絕之即當陰警而豫防也

士蔦諫伐虢

虢人侵晉。晉侯將伐虢。士蔦曰：不可。虢公矯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老賊

又講道學却說得妙仍與殺羣公子一个機械 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彭士望曰：蔦能知此理，為此言而行，極慘刻不仁，非背馳也。惟將禮樂慈愛皆看做作用權術以求濟其不仁之事耳。古今自有此一派學問。

驪姬出羣公子

晉獻公娶於賈

杜姬姓國○凌氏曰在平陽府西境

無子烝於齊姜

杜武公妾

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

彭士望云凡烝生之子多不克終衛晉其證又曰獻三娶

皆同

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

杜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

林姬姓以狐為氏

小戎子生夷吾

杜小戎允姓之戎

晉伐驪戎

今西安府臨潼

是驪戎男女以驪姬

杜姬姓男爵

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

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杜姓梁名五在閭闔之外

邱維屏曰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

使言於公曰

從來內寵外嬖未有曲不相比而亂國者

沃君之宗也

杜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

蒲

今山西隰州

與二屈

今山西吉

其說本驪姬語也共

三傳經世鈔

驪姬一

卷之三

三

言大中機
互有權制
當使英主
動心甚長
告如此

州杜平陽有北屈君之疆也林晉疆不可以無主說得鄭重

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亦無主則啟戎心解釋得有分別戎

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

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位置得有輕重且旌君伐

又贊一使俱曰林又使二人合辭而稱美其狄之廣莫

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林獻公未決故復使稱

註廣莫狄地之曠絕即謂蒲屈非也蒲屈皆晉邑何得

言狄地凌氏以使俱曰為使人皆曰最是蓋此語緊接

旌君伐句俱曰者即人皆旌君作如此語也言若使三

公子分主三邑則雖狄地之廣莫皆為晉都而晉為啟

土矣故晉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

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杜皆在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只留幼

無跡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

耦二邦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穆文熙日以驪姬之愛幸而其讒猶借二五為之益

言不由己則可從中贊之獻公自不得不從耳國語

又有優施通於姬其人愈下其謀愈深矣

魏禧曰二五之讒語語妙有理勢妙無形迹使讀者

亦欲俯首聽之矣又不可執此疑人便廢却多少嘉

謀也秦和鄭國之間而卒用其策最為高見然羣公

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便是昏主行徑不必到後面聽讒時矣

孔尙典曰凡讒說之行最爲近理夫國家重地誠不可無親人守之且令生長深宮者出總外地習知軍政民情士俗此亦高宗舊勞於外之意也一旦國內有變羣公子猶得起靖其難或爲他人所滅亦得據一城以圖興復若北宋宗室聚居京師金人破汴舉宗盡殲非高宗天幸在外宋其斬矣然則二五之讒謀孰非爲國之至計哉獨是太子國本不宜遠出而竟無一人諫者可見晉廷無人矣

神降於莘

秋七月有神降於莘

杜有神聲以接人莘號也

惠王問諸內史過

內史

官過

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

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

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

日亦其物也

杜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

王從之內

史過往聞號請命

杜求賜土田之命

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

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囂

太祝名應宗人名區太史名囂

享焉神賜之士田史囂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

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杜
德是與號多涼德其何士之能得

魏禧曰正論洒然申繻曰妖由人興史噐曰神依人而行二語可謂要言不煩

邱維屏曰必待降觀知其德惡史巫之謬如此虐而聽神為必亡方是古史巫之遺

季友誅叔牙

初公築臺臨黨氏杜魯大夫見孟任從之杜孟任黨氏

以夫人言許之杜許以割臂盟公林孟任割臂血生子

般焉杜魯大夫也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杜魯大夫也講肆也梁

妹圍人洛犖自牆外與之戲杜圍人掌養馬子般怒使

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

門杜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

自殺之尚冀其公疾問後於叔牙子幼弟強立弟則非

能制文姜乎此對曰慶父材叔牙慶父皆莊公庶弟問於季

有主意此一問最對曰慶父材杜蓋欲進其同母兄問於季

三傳經世少莊誅叔牙一卷之三

友對曰臣以死奉般杜友莊公母弟故公曰鄉者牙曰

慶父材七字極斟酌有成季季友使以君命命儻叔叔牙待

于鍼巫氏杜魯大夫○離其巢穴○此中使鍼季酖之

杜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然

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杜達泉魯地

杜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季友於叔牙亦是周公於管蔡家法

蔡仲可封霍不廢祀則叔孫可立然管叔何以絕國叔

牙亂未形故也○涂尚律曰知此則慶父不當立後明

矣淫國母而弑二君論者以為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

牙則何以杜即喪位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杜共仲成季奔陳立閔公杜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

呂祖謙曰慶父叔牙一體也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

何耶一失此機及子般之禍奉頭鼠竄之不暇非所

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耶

魏祥曰公問後於叔牙試之也乃果以慶父對鄉者

牙曰慶父材則兩人會意指實之語也故友遂誅牙

公於友平日相與議叔牙者久矣故為之不疾而速

熊頤曰古今成大事定大變必有腹心密友陰相規

畫而明任其責者如鍼季酖叔牙挾以必從固其才

力有大過人亦由季友平日腹心得力鍼季不洩季友之謀故季友得以不死此二人慎密果斷其作畧亦同

魏禧曰慶父覬立叔牙爲之謀主故季友先誅之以爲慶父雖存不足爲患而不忍一日殺其二兄未可概以先機當斷爲言也後人徒以慶父再弑君及仲孫湫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之語遂謂季友失刑不知此皆事後之見亦未設身處人兄弟骨肉間耳余嘗謂古今被斬草除根先發制人八字壞人無限心術

造幾許彌天之惡欲先發則始之以無端之疑纖微之隙輕殺人以造難端欲除根則終之以祖父之怨而殺其子孫以一人之怨而陷其同黨以絕後禍明犯人忌陰干鬼誅子孫世世受慘毒之報皆此八字爲殃也不知麋鹿在山林命在庖廚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舟車飲食出入寢處之間不經意之事我苟當死無一不可以殺身豈必仇人怨家乃足禍人哉是故義所不可則彼雖能先發能後報吾且至死而無悔此固未可爲淡忍之人道亦未足爲迂闊之儒

道也○任安世曰叔牙承莊公之間但曰慶父材耳季友遽以此一語殺其兄不已甚乎賴韋曰管叔既叛而後周公致辟所謂大義滅親也鄭叔段逆節已著而莊公伐之君子猶譏其養成弟惡陷之於罪爲滅兄弟之倫況叔牙未見逆謀而季友遽以一語殺之耶先生比於周公似爲失倫是長小人殘忍刻薄之風而開兄弟之禍也曰季友與鄭莊事勢不同莊公可以漸制其弟季友則變出於倉卒也叔牙之謀雖止見於慶父材一語然由後慶父弑君推之則此

二人當其比周之惡季友始誅叔牙而不及慶父後誅慶父而不及其子三家儼然並列可見季友立心多在仁厚決不以一語疑似遽殺其兄也○涂尚律曰莊公止泛泛問後故叔牙以慶父材對若正名立般而以大義屬諸弟則季友可以執顧命叔牙不敢違公議矣是莊公之間自失於模稜而開人之貳心也季友欲立般則亦當以大義動其二兄告於諸大夫而力擁護之季友之賢國人信重已久其不從叔慶而從季友明矣觀閔公立而盟齊侯以請復季友

慶父再弑國人不順而再奔可見也是季友之舉失於親親之仁而亦失於定國之義也曰是亦一說也如此不失為社稷之臣然叔慶同母兄弟陰相圖謀則季友之勢孤必先殺季友而弑子般孔父仇牧之禍見矣故比肩事主或有不容竝立之勢當變者因人相機而用之可也吳正名曰慶父初弑子般不及季友後弑閔公又不及季友則以為立般而叔慶必先殺季友者亦未必然也曰或季友自衛周密慶父不得而殺然觀慶父先弑子般而奔齊再弑閔公而奔莒意叔牙為人奸澁有謀慶父雖凶逆固一鹵莽粗疎之人此季友誅叔牙時可以容慶父耶是又不可得而攷矣

魏世傑曰叔牙欲立慶父慶父必知其謀觀其後事及仲孫湫語則慶父非良人明矣當誅叔牙時季友既不忍并殺而子般既立亦當慮其為亂何以初不能防護子般及閔公請復已一年又不能正慶父弑般之罪而使得再弑閔公平疎縱之失季友不能辭其罪矣



左傳卷之十三 宣公十二年 聖
孔之達曰按左傳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慶父
弑般而如齊必以立齊所出爲名以求援於齊其後
閔公立齊伯主援之於外哀姜國母主之於內季友
卽欲討慶父弑君之罪其勢不能觀季友復魯魯猶
不敢擅令其歸必告於齊許之而後召則討賊之權
季友不得而操也明矣至慶父弑閔公外失齊援於
是不奔齊而奔莒季友乃得正其罪而討之然則慶
父之再弑閔公也實由齊桓庇鄰國之賊貪立其所
出夫季友能以一言之故誅叔牙而顧不能誅弑君
之慶父非定論矣

邱維屏曰立後自有定典公疾而何爲問後是莊公
知當日有慶父之逼季友對以死奉般亦素知有爭
奪之釁故也而叔牙果有慶父材一語則爭奪之禍
已發矣此公羊所謂牙之弑械成也季友立酈叔牙
手段最是斬截孰謂慶父材一語非大惡不可誅乎
○般旣卽位何不居朝廷而次于黨氏蓋孟任非聘
般位未定此間便有成季危疑處在故般弑而成季
亦奔也但魯未衰國人與成季同心故只得立閔公

耳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齊人救邢

狄人伐邢。邢國今北直順德府治管敬仲言於齊侯曰

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侯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

可懷也。管仲一生名義功業盡此二十四字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杜

雅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林畏簡冊之所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杜同

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仲言如響所以能伯

魏禧曰數語簡嚴有三代典誥之氣

齊人復季友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杜齊地請復季友也齊侯許

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不特重其事亦用眾以防不虞季子來

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杜湫仲孫名齊大夫書曰仲孫亦

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薛季昶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

亦此見也惜五王不知鑒此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

斃春秋時人語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

周禮淫母后弑君兄接踵不絕猶謂之秉周禮乎然借

遺然亦未矣孔子不以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

魏禮曰秉禮之文未亦足存國况有實乎

左傳紀世鈔元 吳

乃知祖宗好風俗但能少留不致漸滅亦足以救亡也

魏祥曰周禮在魯一語天下無不知之久而成風人不敢犯故魯亂已甚而湫猶曰猶秉周禮如曹操甚惡禍衛而不樂居殺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主、意、在、此、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吳澄曰此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為內主惟恐季子之歸孰能奉幼君出會霸主蓋必有魯之世臣如衛之石碏淡謀祕計告於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郎以待之若不敢背霸王之盟而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霸王之重則慶

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魯臣之有謀也

益 晉王平漢 宋亦甚重 耳

三傳經世少閑 復季友二 卷之三 記

士蔦知太子不立

晉侯作二軍

林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晉本大國自曲沃武公覆滅宗國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遂從小

國之制至獻公始作二軍

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

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

杜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犇祖父

以滅耿滅

霍滅魏

耿今蒲州河津縣霍平陽府霍州魏平陽府蒲州東南百二十里永樂城是

還為大

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蔦曰太子

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

如逃之無使罪至

立則為君不立則罪至古今此等事再無中立之勢此漢東海唐淮陽所

以為仁且智也為吳大伯不亦可乎

此是申生上策只以貪位不能為此士蔦老賊却能

見及此理不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十句俱四字一句一獨知機而已且諺曰心苟無暇何恤乎無家天

若祚天子其無晉乎卜偃杜晉掌大夫曰畢萬之後必大萬

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林

兆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初畢

萬筮仕於晉遇屯三三杜震下坎上屯之比三三杜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

而為辛廖杜晉大夫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

昌杜屯險難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為土杜震變為坤車從馬林震為車坤為

馬震變為坤足居之林震為足動而遇坤安靜之象故居之兄長之林震為長

男兄也初母覆之眾歸之杜坤為母為眾六體不易利初一爻變有此六

又最長義不可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林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

易也日公侯之卦屯之初九日利建侯比之公侯之子孫必

大象曰建萬國親諸侯亦公侯之卦復其始林畢萬畢公高之子孫

復其始



舟之僑奔晉

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杜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河水之隈曲曰汭
 舟之僑杜僑大夫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邱維屏曰勝戎而奔較勝楚而祈死者所見尤遠當
 虢之殃尚為無迹也

空簡妙

晉獻公使大子帥師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杜赤狄別種

里克

晉大夫諫

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

杜冢大也

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

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

正卿

之所圖也

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

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

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

杜恐太子軍敗得罪故陳說利害以

說獻公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

陰維曰稟命兩語盡使子將矣之弊雖肅宗靈武之立亦未免由此不

垂亡而欲
便子圖存

之日只有
傳以人位

而已餘曰
則必不可

使將豈惟
太子不可

即語皆
不可也若

唐之高祖
太宗方事

取天下者
則使之重

命可也

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杜謂居教之以軍

旅杜謂將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

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王臣曰里克之對大子似

之言當明告大子豫為成謀乃反其言曰何故廢乎狐

突輩君意未顯而猶測之里克君言既彰而竟隱之亦

何取此與子言孝之空言乎其後惠公殺里克不責以

中立禍大子致亂晉國而責以弒奚齊卓子為失誅矣

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杜左右異之佩之金玦杜玦如

連以金為之為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奪

偏握兵之要杜謂佩金在此行也杜兼是二美子其勉

之偏躬無慝杜分身衣之兵要遠災杜威權在己親以

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

衷之旗也杜身之文章可以別貴賤故敬其事則命以

始杜賞以服其身則衣之純杜必以純用其衷則佩之

度杜衷中也佩玉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杜冬十二月

衣之龙杜莫江服杜雜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

以遠之時以閱之龙凉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

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版杜市

反於社杜宜社之肉有常服矣不獲而龙命可知也杜

弁服軍之常也死而不孝。杜雖死而使父有殺予之名不如逃之。罕夸曰：龍

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

也。狂夫阻之。杜疑也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

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也。杜去也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

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林雖知君心寒薄然而不孝不忠之

惡名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

審杜告也周桓公云：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

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

乎孝而安民。杜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

也杜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

魏禧曰：里克之執義於父子間，可謂賢矣。然其後聽

優施之歌而中立，何哉？克前之兩盡天理也，後之中

立人欲也。蓋前者克之身無利害，惟見有獻公父子

而已。其心公，公則明，故能執義。後則身入利害之中

懼難而求免其心，私私則昏，故依違以苟。全然中立

免身而卒不免，惠公之殺為人臣者，惟有執義而已。

豈獨所欲有甚於生而已哉？呂東萊以為守前術而

應後勢，猶未為確論也。○嘗讀微子之書，見亡國之

象讀伐臯落之傳見亂國之象二三大臣彼此歎息彼此疑猜悽涼悲惻真有讀之不任聲者○晉諸大夫只就衣袂上看出許多不祥之兆說得獻公事事有意其實此等亦未必果有意也總之廢大子之意人人知之故舉手輒疑耳觀申生讒死猶在四年之後則知此時獻公尙未有殺大子之心矣○余嘗謂教大子以逃者是矣然受命以出棄命而逃豈臣子之義乎若戰之不捷而死於敵則申生但可謂之死事而獻公無殺子之名申生何爲其不當戰也爲申

生謀者必奉命而戰戰而捷使諸大夫致成功於君父而已逃之則庶乎其可也

魏世效曰克爲大子傳聞獻公未知誰立之言當執義以死爭何乃不對而退若視越人之關弓者乎且克知驪姬畏已而挺身以護大子則大子不死未可知也是故克之罪著於三旬不出而克之情已見於不對而退之時矣噫克不能死申生而旬息顧死奚齊卓子此所以成荀息之名也與

慶父弒閔公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杜卜齮魯大夫公即位年八

秋八月辛丑共仲即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杜官中

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杜國人

以僖公入魯立之為君○或謂以賂求共仲于莒行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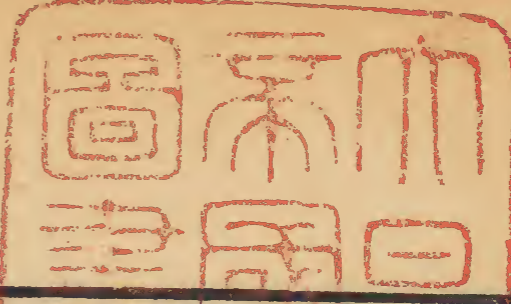
畏桓討也觀齊殺哀姜亦可見類是也莒人歸之及密魯地使公子魚奚斯請不詐哭而

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聽其自縊不顯戮之閔公

哀姜之娣叔牙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

姜欲立之有淫行者唐武氏且不願閔公之死也哀姜

左傳經世錄 卷之三 弒閔公



左傳經世鈔卷之三

與知之故孫于邾今兗州府鄒縣○林齊人取而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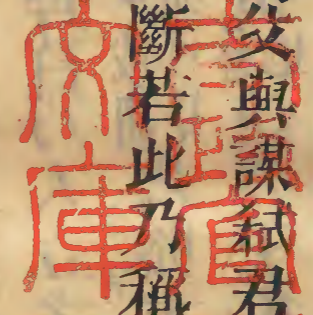
于存魯地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杜哀姜之罪已重而

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

穆文熙曰哀姜通於慶父與謀弑君罪不容誅魯不

能殺桓公取而殺之雄斷若此乃稱伯哉或謂婦人

業已適人不宜殺謬矣



左傳經世鈔卷之三 終

